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七十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羣龍首能出廢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
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
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興
廢興著見於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
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金水體

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熊氏剛大曰此

用字妙用之用如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
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空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
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興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
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顏波注扶桑

熊氏剛大曰此言
光陰之易過也

蹢蹢黃小

羣

唐食貨志云人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

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

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
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

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

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熊氏剛大曰道行則為禹不行則為顏所異者時不異者理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

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

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

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簋遊異趣均亡羊

熊氏剛大曰挾簡策

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與博奕為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戒穀二人牧羊戒貪書穀貪博俱亡其羊我懶心意哀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

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

熊氏剛大曰天理高深須強力以求之也

芒

芒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倫吾身求得舍即亡難大

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為學當在少年能擇向方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
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
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遺經得

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金牛惟茲斷金
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正在望
歸袂風颭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
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
可停輟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

熊氏剛大曰此篇
述朋友相得之情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

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拍掌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為之主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

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育聾

熊氏剛大

曰此篇論陰陽一太極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

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

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人心
出入之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

味分采頤

熊氏剛大曰采垂貌頤口旁也言欲食

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

悟馳驚靡終日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宸極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陷溺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此以喻人心之馳驚流

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為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

淫舟膠楚澤

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由昭王無道南游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淫水

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

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

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跽反袂
空漣洒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
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

機

熊氏剛大曰此篇
論周室君臣之失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
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途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
左將軍仗鉞西南彊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
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

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漢室

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魏而尊蜀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

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

穢宸極虐焰燭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

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豈容侃侃范太

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唐室

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
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
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始乃陰之始復乃陽之始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
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

照萬國三宸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太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
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熊氏剛大曰此

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敬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悟彼
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易首乾坤庖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當體乾坤以進德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

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熊氏剛大

曰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
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絕學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

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

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
能潛其心又重嘆後人之不能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熊氏剛大

曰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祕竊當生死關金

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倫生詎能安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仙學之失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

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

不踐實蹟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佛學之非

聖人司教化鬻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

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

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有惟以天理人倫為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
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
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
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
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

小學之教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
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
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
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熊氏剛大曰此

篇借牛山之木形容
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
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
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熊氏剛大曰此

篇論天道不言聖人
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酬南軒

昔我挹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
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

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
力微未勝物慾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
膠救此十丈渾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
太極之理萬化自出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
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心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
若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

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熊氏剛大

曰此篇論陰剝於坤陽萌於復坤復中間為無極天之心尚未變動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隱
几功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興出用小車兒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
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
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脩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

卷七十
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
隱求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
愴惶際牽牛鰥鰥辰向來看楚越今日脩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
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

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心體廣大超

乎天地萬物之上
外物不足為累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

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為詩豪剩借春

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

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

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客自使人畏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
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
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
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觀物達理泰然

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為吾累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
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

熊氏剛大曰此乃無聲無臭底意

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
絕利慾之心以求造聖人之極致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
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湏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

熊氏剛大曰此言欲先能了盡世間事
求衆理當求之此心

熊氏剛大曰此
即三綱五常四

端萬善也然後方言出世間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人生天地
間只有百年必湏反已以求至

貴而為出
人之事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脩於我

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

熊氏剛大曰一即太極

人於

心上起經綸

熊氏剛大曰一與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

不虛行只在人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以一為太極人以心為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

之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屈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屈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屈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熊氏剛大日三十
六宮乾一兌二則

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則以三乘七十宮
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以十乘十一則二十一
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十一乘十五則
三十六宮也三十六宮此就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
圓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
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
此篇言垢復陰
陽及八卦之數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
寶鑑造形難隱髮
鸞刀迎刃豈容絲
風埃若不來侵路
塵土何由上得衣

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本體清明纖

毫人慾不能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須涉迹

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

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凡事不可強為

當知所止况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子

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

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其平生脩身窮

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為物慾昏挽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
胸中美物肯自銜天下英才敢厚誣
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
直從字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須作疾
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為美
事到巧圖安有公
不作風波於世上
自無冰炭到胸中
災殃秋葉霜前墜
富貴春花雨後紅
造化分明人莫會
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十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
要共羣賢聽鹿鳴
三爵何妨奠蘋藻

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
莫問無窮菴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
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風光更別傳
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月往來無以異

陽舒陰慘不相妨
迅雷震後山川裂
甘露零時草木香
幽暗巖崖生鬼魅
清平郊野見鸞凰
千花爛為三春雨
萬水凋因一夜霜
此意分明難理會
直須賢者入消詳

絕句

書蠡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
無事晝常關
闔闔從方便
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
風來楊柳邊
院深人復靜
此景共誰言

熊氏

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蓋月到梧桐天
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溫也必聖人德性昭融方足語
此故末復云此景
共誰言歟有旨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熊氏

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人慾淨盡蓋月
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慾
淨盡天理
流行時也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機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熊氏

剛大曰此篇論安分
知機乃是出人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熊氏

剛大曰此篇論上天
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熊氏

剛大曰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
荏苒老將至矣克夫詠此以警後學也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湏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輕風近午天

熊氏剛大曰此篇陽明勝陰濁消之時也

傍花隨柳過前

川

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意春融與己一也

時人不識予心樂將來偷閑學

少年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陽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哀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熊氏剛大曰此指儒道言也

用時還解壽斯民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

之丹能壽一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
却因分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
安得功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事
自是今人好外求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
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

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靜定氣象

庭院無風花自飛

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天理行流從

容洒落氣象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

熊氏剛大曰猶人之為學已有新益矣

新卷新心暗已

隨

熊氏剛大曰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於其間也

願學新心養

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人之心生生之理無窮細玩此四句

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養新德尊德性功
夫也新業起新知道問學功夫也橫渠先生觀物性之
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源無盡
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歷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
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道
徑蹊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目金牛無肯綮

驕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彊
俚耳從來笑折楊
詭遇得禽非我事
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
到海方能止衆流
只恐達多狂未歇
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蓑
滿江風浪夜如何
今朝試揭孤蓬看
依舊青山綠樹多

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人慾之
波自存泛溢天理常常昭著

詠開窓

昨夜土牆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
明暗如何有去來。

熊氏剛大曰：此篇詠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
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
蒙衝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
塵塵剝剝不相侵
如云教外傳真的
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
莫將此意擾儒林
欲知陋巷憂時樂

只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為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
彊矯無忘此日心

克已功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晞顏摘文妄意輸朋益
何以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謙誨極諄諄願言勉盡精微蘊
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
涵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
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金匱要略卷之八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
急穿芒屨去登臨
千葩萬蕊爭紅紫
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
住此知非小丈夫
浩氣擴充無內外
肯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
萬古千門次第開
若識無心含有象

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
兩儀四象已前陳
湏知三絕韋編者
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
著眼何妨未畫前
識得兩儀根太極
此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
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迺支一各生兩陰陽
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
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
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
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
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

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
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
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
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用公繫
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
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
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
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

永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
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
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
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
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
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

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
流淫於術數儻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
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
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
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
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
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
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行而極之五十乃脩是曰大衍虛
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
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
扚初扚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
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
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
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

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
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
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揮發卦體可見老極
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
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
二分一專皆變而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
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悞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雷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警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

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
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
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
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闢然具此全
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
有惻其隱於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

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
無倦

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
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
匪以斯則匪天命曰義理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
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湏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
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真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
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懷惟慾易流是之謂危湏臾
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
正惟是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
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
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如持綱挈維昭示
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

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
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
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
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
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
此其大者歛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
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
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

言以滌肺腑明窻棐几清晝爐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
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
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弗違表裏交正湏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馳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湏造次

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真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
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
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
拘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
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
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

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
純一將之令霆鎬飈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
外止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
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
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
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天理

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
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
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
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止
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
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
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子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
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
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闔
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
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分而夜乃一日之冬天
壤之間羣動俱闐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
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
然自放於牀簀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

日乾乾靡客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
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
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
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
天理皦乎其昭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
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悚恟

理一箴

或問予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

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疑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為天斯其為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為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

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
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
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
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
能樂天畏天之威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
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
懼弗聞弗見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
如臨如履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

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為其然形氣之稟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為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為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為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實一窮

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為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
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賛下甘物為上智下愚學知困
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人自為四下愚之人
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奈何為人不求踐形理
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為百行別為四端或謂之道或謂
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
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心為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
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銘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
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
誣謂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
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誠聖賢之分古
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
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
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
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
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

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
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
吝驕作我蟲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
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
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

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病疾痛舉切
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
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於牆於羹仲尼子
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
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
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
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
誇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
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
新此齋以廸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
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

金史卷之七十一
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雖義與仁維

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淫視
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
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
湏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
者不可湏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
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
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
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

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
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
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
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
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
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

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
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為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
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
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
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
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

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闢焉昏沉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

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
小差胝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
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
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
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
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事可窮請

事克已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
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
濡泳游不競不絀允蹈彛則靡息厥脩逮夫既克曰人
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
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
請先致知以事克已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齊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

乎心君一類其綱武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
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
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
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
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
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
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
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

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
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立古
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
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
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
資人欲易明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

柰何不敬祇於夙夜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
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
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
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
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詠靡遁及得其情
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

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
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
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
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

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
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兢業戰
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
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
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
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

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
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
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
春然心胷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睟面盎背辭色雍容待
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於
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已

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無面
雖垢頰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
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
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
汚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
誰之慝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頰其面白者
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
者已塵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

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

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
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理智之道若何而為喜
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
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
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
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
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
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

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紵兄樓子。食色乃得將。紵將樓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為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盡惑有愧。

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具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

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為周遍實外
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為耳嗚呼仁
義為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
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
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
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

歐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
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
力闢一日克已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
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
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
復蟲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為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
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
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壘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
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
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顏址於榛荒曰昔
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

而為庠儼衣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之且然
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求混念篤敦
於化原乃搜剔予遺遯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
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逮繼照於咸平又增修
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以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
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冊
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闢我聖之宏撫亦既震於余衷
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

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
山蔥瓏而逸舍水汨瀾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羗異世
而同符偉章甫之莪莪挹遺經而來集豈顓眎之為娛
實宮墻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續矧道體
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
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
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
石鏘鳴珍兮山木萃尊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

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兮
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皇降衷於下民兮粵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之
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
外鑠鑠中藏年燧燧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
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橫流始夫
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帥之莫御氣

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馳而莫強自青陽而
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
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
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聽如迷而途如睨視
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
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
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日反兮於理
茲日新兮不窮逮克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

而過化亘萬古而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
之所謂為萬世道學之宗歟

太極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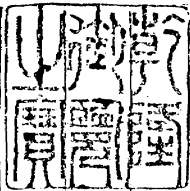
黃潛

厥初馮翼以曹閭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於中立兮
配天地以為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
不可名兮孰無微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
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
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於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為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霏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為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竒論之後出兮穴

墻垣為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
可使薰兮聖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
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
兮謹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嘆其前後之無
方疇敢索無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
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謹生之貿貿兮方鈎深而摘
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繫影兮
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

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
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大全書卷七十